



北平圖書雜誌

北平圖書雜誌在審時臨處在審誌雜書圖平北
號五〇一〇〇〇第字該證在審時臨處在審誌雜書圖平北

第一輯

(第四版)

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

漢奸內幕 第一輯

目次

汪逆精衛是怎樣死的？	一
「梅花山」的風水（汪精衛死後以聞）	二
陳公博的「秘室」？	五
周佛海與小玲紅的故事	七
褚民誼一怒掛冠記	八
李士羣暴卒真相	〇
林柏生月下走白門	二
周丁作風吃醋記	三
「瞎人瞎話」王克敏	五
王逆堪唐醜行記	七
頤和園裡的秘密——王蔭泰之罪惡史	八
錦囊計——唐仰杜的「張古畫」	九
袁規夜審白玉霜	二一
川島芳子口中的「小弟弟」	二一
張君秋入獄內幕	二一
「中國鴉片公司」	二一

汪逆精衛是怎樣死的？

汪逆精衛之死，世人知道他死於「背後之一彈」，死於舊病復發；然而事實上，彈固彈矣，却中一彈！他實死於日本軍閥唐川之一彈，這個內幕，到今天始能揭開。

據說，有這麼一天：

那是十二月十九日的上午九時，日本軍部的唐川同柴山兩個人，到了汪公館，見汪逆談話，內容是關於「徵兵」的問題，這個問題大概以前日方同汪逆有過默契的，汪逆告訴柴山唐川說：現在徵兵困難，青年都逃向他方，請求延期。柴山板着面孔不語，正在這個當兒，突然室中「拍」的一聲，接着就是一個人跌下去的聲音。

柴山一看，倒下去的是汪逆，臂部在流着血，唐川還在一邊氣沖沖的握着手槍……

等到柴山指揮汪逆護衛拍走一個龐大的身軀的時候，周逆佛海却從外邊走來……

以後，由於日本軍醫的檢查，知道子彈已近體中，於是才有後來在報紙上發表的「後藤部隊長」執刀的一幕。他們取出了唐川的一彈，還竟自說：日本的軍醫神術，安然地取出了「八年以來」留於「先生」背中之一彈。

唐川的一槍，就這樣斷送了一個大好逆。



808995

「梅花山」的風水

汪精衛死後秘聞

論漢奸，「天字第一號」，無疑地，當然還要算這位曾經「開府和運」做了五年爲主席的汪逆精衛算頭把交椅！因爲他生前不但會以兩千萬日元的巨金，去賄賂重光，要求他阻止全面和平的實現；而且他一生所作所爲，無處不處處表現他是「巨奸大惡」！蓋棺可以論定，汪精衛玩的這套把戲，如今總算昭然若揭地可以揭穿在國人的面前了吧！

汪逆之死，已經有一篇「汪精衛是怎樣死的？」記載得很詳細了。這裡我們不再加申述，單表他死後的這一段。

「屍首天上飛」，汪精衛的魂靈兒，是飛散在三島的海面上的，這裏邊有一段故事。

汪之死，是死於日本的名古屋，日本這地方，本來一向是「火葬」的，汪的材很大，一時又無有棺材可買，火葬罷，多少與中國習俗又不合，而且身爲「一代巨奸」，魂飄三島，不使他身歸故土，也會令生者不安？老太婆呢——陳璧君，當然主張還是把他運回南京入殮的好，好在日本的洋松板也多，玻璃蓋子也容易預備，其他一切防腐的科學設備，在日本醫生辦起來，也更非難事，於是煞有介事般的把他的所謂「新國民禮服」穿上，還在他的頸上，套了個日皇贈送的菊花章飾，就這樣「假戲真唱」的，把這一代巨奸，在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清晨，用他的心愛機海鷗號直送南京，海闊天空，魂消魄散，做漢奸祗落得魂飛海上，也可說是命該如此了。

到南京，「統籌喪儀」，這正好又是偽府中的一個官冕堂皇的工作。頭一個，壽材問題，當然要花一筆「鉅費」來置辦的，這一個美差，自然便宜不了外人，於是由跟隨汪逆多年的副官去辦了，這位副官，追隨了半生，這一次僅僅是「最後一着」了，嚇，一下子撈了個對扣，報了二百四十萬的花銷，他僅僅以一百四十萬元成交了一個絕無僅有的「沙枋」，一下挖了一百萬，這件事盡人皆知，祇是瞞過了老太婆。

汪逆官邸，原在頤和路卅四號的，旁邊西康路的幾幢大廈，其實滿可安置靈堂，偏偏老太婆却以為他「開府和運」一場，總要設在偽府大禮堂的，那個能遠撈，只好照辦，一班所謂漢奸仕版上的達官貴人，在瞻仰遺容以後，重行入殮。這時一個嚴重的問題來了，棺柩怎樣擺才好，禮堂的講台，尺度是縱寬橫窄，若是照普通習慣着擺，前面遺容和香几不好放，若是橫過來擺，又於理不合，若是把講台拿掉，地位又太低了，未免有碍觀瞻，臨時添補，時間又來不及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老太婆急得怒氣冲天，大罵左右：「不會辦事」，看什麼自出馬，叫人把靈柩抬起來，親自佈置，抬，抬，抬，東也不合適，西也不合適，一共掉了東西南北共四方，還是不合適，大家懼於雌威，箝口結舌，不敢置一詞，還是「太子」汪孟晉，看不過了，說：「你不必再胡鬧了，爸爸在世的時候，給你搬到東，搬到西，絲毫不得自由，現在你還把他搬來搬去，弄得死者不安，我看你將就了罷！」一番話說得老太婆啞口無言，不能回嘴。於是一般偽官，才環繞着預備行禮，後來有人說：他們是「連環怕」——兒子怕爸爸，爸爸怕老婆，老婆又得聽兒子的話。

靈堂擺設好了，中間掛着的遺容，是一張普通照片，僅只十二寸，她認為太小，招呼放大，那知放得又太大了，比人的身材還大，靈台前沒有這麼大的地方，只好斜放在靈前，靈旁掛着一副陳逆公博的輓聯，寫的是：

「大夏奠新基，保亞興華千古仰，

「哀音輿薄海，鞠躬盡瘁百僚悲。」

汪家的孤子，孤女同陳氏，當然要睡在靈旁，以盡孝思了！偏偏一聲令下，要叫偽部長次長以上和各方面的大員按日照單陪靈，這一下可把許多人給苦壞了。每晚九點鐘必得到，遲到了，老太婆要發怒，說：「不忠於職守，一點良心全沒有。陪靈吧，第二天八點鐘才能走，早走了還要被罵，被頭毛毯一類不許帶的，必要治壞昏迷的哀哀不已然後才見「附庸」之「枕」，鴉片烟槍當然更不好意思了，只好過足了癮去，偶爾大意些，說話提高了聲音，副官出來說：「說話低些，不要驚了夫人的覺！」若是半夜打起呵欠，一下被她看到，她要問「×同志，你們何必來呢，在家裏睡覺不舒服嗎？」傅逆式說「就是被他罵過的一個，老太婆之跋扈，可見一斑。」

依着老太婆的意思，是把他葬在廣州黃花崗的旁邊的白雲山。但是林逆柏生說：這樣的一個大人物，應該附葬在中山陵，以垂不朽，等到交通便利再計劃吧！結果一致贊同之下，又覺得墓山沒有名字，不大雅觀，想來想去，想出個京郊桃花山來，便將他改名梅花山，以為足可與黃花崗媲美？但可惜一株梅花也沒有，虧得林又想了一個主意，姑且改名，俟清明再行補植。同時又傳意各偽府部門，一致攤款，興修石墓，以志景仰，這一着，不費吹灰之力，又替老太婆撈了一筆巨款，石人石馬的建築，却不知那裡去了。最可怪的，安葬送殯的那天，賺材錢的那個親信副官，手扶靈柩，寸步不離，行了幾十里路程，那種哀哀欲絕的樣子，人人說他忠心故主，但在第二天，就突然七孔流血暴亡了，隨故主於地下，還是故主叫了他去，始終成了一個「謎」？老太婆亦盛道其孝，效王承恩之故事，附葬於汪墓之旁。

精於風鑑的說，這個墓地，是會發繼承人的，但是明年某月，却又有些不利，陳逆一般，方自要計劃改建梅花山，讓他掉轉一下墓向之時，自己却已身落法網，如今羈押在重慶的土橋監獄，與世隔絕，不知看梅花山的風水先生，事前亦有先見於此否？

陳逆公博的「秘室」？

有人說：陳公博是個「好色貪花，嗜財如命」的貪污種子。看他對同盟社記者，散佈出「自殺」的烟幕以後，而自己冒着風險，竟自率領妻妾携具多金，逃亡日本的作法，就可知道這人的貪佞程度該如何了？活該又演出一幕「起解」的醜劇來，押解回國的時候，他還對檢查他飲料的憲兵說：「你放心，我絕不能死！我之來到日本，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……」這一幕醜態，真可以在歷來賣國求榮的好佞傳中，劃一筆新的記載，可笑亦復可嘆。

其實，陳的貪贓枉法，實在是筆難罄書的，姑舉一端，以誌其餘。

陳的最得意時代，亦即其鬧得天翻地覆，穢名狼藉的時代，則厥為其偽上海市長任中。蓋偽府陣營，論功行賞，當以陳，周，褚而為汪逆三大臂助；陳以邀功受賞，得先主上海市。上海市長，偽府時代視為經濟心臟地區也。陳既長滬市，亟欲攬大權於一身，於是大刀闊斧，第一步即抓住警權，乃以偽市長之身，自兼偽警察局長，而以汪逆得意之前滬西警察局長盧英副之，盧英者，包辦罪惡之魁首也，以陳身兼市局，為汪逆計，乃於愚闊路盧之私邸，設一秘室，室在地窖中，螺旋式建築，左右環繞，外人即偶入其中，七轉八繞，亦必歧其出處，而有既入迷宮之慨，入一室，出乃又一室，一室之中，又有門戶若干，其中間一精室，玲瓏剔透，凡海上珍寶，悉置其中，鋪陳豪華，百珍俱備，室中央置一象牙床，床之正中，赫然烟燈一具，有「老槍」一，為一整犀牛角製，一吸而盡，餘香裊裊，清宮珍物也，盧以之報局座，兼為「講斤頭」「談碼子」，「做生意」之秘密所在焉。室有夾壁牆，並有機關設備，床徐然一推，即可輕輕滑入壁內，隔帳視之，痕跡毫無，陳頗得意此室，每日下午四五時後，則必蒞室。玩女人，則有海上千姝

百媚之娘兒，一擊傾城，再笑傾國，迷陽城，惑下蔡。講斤頭，則千萬億兆，頃刻之間，可以控縱裕如，凡人之所慾，虛無不爲之，衆惡淵藪，其實俱出自此「密室」也，無怪盧英每招搖過市，洋然自得者，密室之設，其力非小。陳喜雀戰，每和輸贏數十萬，雖海上巨紳，亦有畏色焉。陳半生搜括所得，蓋得自此密室不少。

今春，陳逆北來，以「偽代」之尊（？），華北偽吏爲博歡心，爲設筵於懷仁堂，以臨時叫各坤伶侑酒，並各唱一曲。執其事者，乃以傳令式傳各坤伶往，事傳於坤伶孟小冬，孟乃向來人，道三項條件：（一）去了就唱一段戲（二）吃飯陪酒不可能（三）到了就唱，唱完就走。主其事者勉應之，以無孟恐陳逆見噴也。孟匆匆而來，草草一曲即藉詞他去。而坤伶若李玉茹輩，則備經陳逆賞識，李且即席膜拜，大喊「乾爺」不止，陳逆乃各賞若干，其花花世界，有如是者。

又陳逆所嬖，外婦莫國康之外，尙有多人，胥皆名葩奇植。莫爲一女子體育教員，以色艷被陳選爲秘書，尙兼任某項工作，邀寵一時，並會掛名爲「地方行政月刊」社長，有「皇后」稱。然則，近據報載則此艷稱一時之僞皇后，被押抵滬時，已憔悴風柳矣！陳又戀一舞女張某，先是女色皎艷，爲一孫某納爲外室，某夕，陳見而悅之，孫遂進獻，陳藏之金屋于海格路海格大樓十二號，平日海格大樓電梯以節電故不開，惟陳來則始開電梯，此女於陳被逮後，不知何所之矣。

陳逆就逮後，爲陳逆爪牙之盧英，亦以庾死滬上獄中聞，蓋當第三方面軍往滬時，既包圍其住宅，先將其家人衛士者流，盡繳械後，盧硬充好漢，挺身而出，衛者拷其雙手，盧拒之，曰：「我雖然做了漢奸，可是我有我的道理，我跟你們走就是，手銬太失面子！」衛者惡詞對曰：「你做了漢奸還要面子！」立縛起，盧強辯之，被享以槍柄，拖曳以去。盧以養尊處優，縱橫一時，囹圄之中，不堪其苦，遂以庾死。

周佛海與小玲紅的故事

盛道海上艷乘者，無人不知小玲紅之故事。

小玲紅者，海上一女伶也，其藝雖庸，其色則絕艷，小開闢少之欲加染指者，不知凡幾。先是，充上海黃金戲院班底，演開場第三四碼，戲不過徵弓緣，戲鳳一類，爲名伶馬連良賞識，欲加培植，擬携之北歸使掛二牌，卒以夫人反對遂作罷，於是漸爲人注目。未幾，此異圃奇葩，竟一躍而成「巨擘」之金屋焉。初，海上有巨紳孫某，得銀錢業巨子，以有謀於僞財部，因思進美人之計於周逆佛海，蓋黃金美人，投其所好也。計果成，遂別營小公館，藏金屋焉，以爲小星，出入汽車，小玲紅亦儼然貴婦矣。

事聞於周逆夫婦，頗惡之，然又不肯公然行事，百思之，遂得惡計，出四十萬，買一上海「白相人」，某白相人者，爲一拆白黨也。渾身解數，工於嫖媚之術，既多金，遂百般勾引，自各方下手，小玲紅本做藝之流，自甘下流，久之遂與同污，某夕，方携手同赴旅舍，白相人以大功已成，遂秘電夫人，夫人乃發動離威，劈周而至，既抵旅舍，照所指告房間，破門而入，則兩人方成其雲夢，夫人乃勃然變色，指周曰：你好識相！劈頭揪住小玲紅，曰：你好不識抬舉，有心抬舉你成人，反作出此醜事！語竟呼左右出所携糞桶一，使之吃屎，當面羞辱，經來人伴作勸解抱頭鼠竄而去，一場醋波，始告平息，自是而後，孫許久不敢露面，蓋畏見夫人也，自是小玲紅之故事，一幕捉姦，乃艷傳衆口焉。

周子幼海，亦「有其父必有其子」之流也，曾熟絡影星李麗華，在百樂門舞場中，曾以瞥見李伴一軍官同舞，而拔出手槍，後又與海上閩人潘某之名花土小姐演成夢愛，當周逆在滬「玉佛寺」追薦亡母的時候，他竟架着一部汽車，載着所愛，馬路兜風，把周逆氣得要死。

如今周逆已解往重慶，幼海傳已畏罪自殺，父子結局，竟乃如此！

褚民誼一怒掛冠記

偽府有四大奸，曰：陳耀君，曰陳公博，曰周佛海，曰褚民誼是也。褚以太極之名，風流乘，爲世人詬；囊以爲美人魚湯秀瓊趕馬車，被輿論攻擊一時。偽府成立，褚成「有缺即補」之勢，然終以太極缺乏優越政治手腕，終乃鬱鬱，和平之前偽府發表自主廣東。行前，褚於平市會就下，卜者以有異狀囑謹慎從事，褚遂以「官迷心曠」，不顧一切，轉而就勢，無幾，而卒在粵就捕，亦異數也。

偽府之間，黨爭頗厲，汪逆既逝，陳逆公博遂就主席，然以「資格」而論，褚較陳逆資格猶老，陳逆亦假爲虛讓，謙遜一板，褚婉謝，陳乃以上海市一席，暗示太極，褚初亦以爲上海之必得也。蓋當時偽府亦頗欲使華北之特殊化，改爲一統，褚之出處，有二：一爲僞華北政會委員長一席，一則爲上海市，初固未有廣東一舉也。褚初意北上，乃先北來，分向政治，文化各方，大伸其手，然以褚之作風，不能邀在華北日寇青睞，益以酒酣耳熱，便歌一曲，雖「樹木杖樞，風景入畫，堪瀟酒」之歌固被諛之者譽爲「大江東去」者，然其不奈日寇諒解何？於是褚又乃活動上海市。當時僞方之主上海行政者，必須得上海日寇陸軍部之最高當局同意諒解，當時日方提僞上海市長之條件有三：

(一) 一爲年歲必須在五十以上者。

(二) 在上海必須有二十五年以上歷史者。

(三) 不得兼任。

太極百般奔走，以僞外交部長之身，自度必能應合上項條件，而消息發表，竟以周逆佛海兼長滬市，

太極一怒非小，忿而掛冠求去，當向陳逆提請辭職，辭職不准，褚即請長假兩月，遼北來，在平市嘯傲山林，日作嬉遊，大有不問政事，作出塵之想。陳逆乃善言撫之，尤以廣東省一席加委，蓋亦僞府之論功行賞也。褚既掛冠，及得此席，時日寇光景全非，褚頗舉棋不定，在平從某卜者處求卜，卜者謂有異兆，若直言之，則恐有不利，褚猶豫至再。左右亦勸從加考慮，褚曰：不要緊我有辦法！終乃以官迷太大，轉寧戚道，未一月而在粵被捕，亦有其先兆也。

李士羣暴卒真相

「狡兔死，走狗烹」，甘爲敵寇作鷹犬者，其下場終不免有如走狗之烹！觀夫李士羣之死，即可知其冥冥循環，報應不爽，我佛輪迴，信不可欺也。

李之死，外間頗有傳說，然鮮有知其真相者，即知之，懼於倭寇淫威，亦難罄述，李逆之死，乃有極複雜之內因在焉。

緣李固殺人如麻，璣金無算者。其人夙有野心，羅致同黨，組織幹部，擅黨營私，培養羽翼。及其既任僞省長也，復挾持武力，用厚其勢，遂乃遭忌，忌之者，必誘之于死地而後已。

李平日素有自知之明。知其仇家似海，必欲得之而甘心者，大有人在，故平日防範甚嚴，其滬廬愚園路中，黨從警蹕森嚴，一飲一啄，尤慎重將事，惟恐有酖之者；外間應酬，亦鮮進食，每就餐，則必候身舉箸者，而後始下箸進少許，出入恆帶一「鏢密」，携熱水瓶一，若渴則索飲，敬以杯水，則絕口不入，詎料其卒，則以愈防範嚴，而酖之者愈酖之而甘心，其計亦愈奇。

李逆之死，名實爲病，而實爲毒。病初起，寒熱吐瀉並作，醫診後，驗得係某種病菌作祟，爲法針之，入晚稍安，而翌晨又復加劇，醫復仔細檢查則發現另一病菌，更依法針之，略愈後，次日又復劇。最後方發現其染有足以致人死命之病菌多種，凡惡瘧，傷寒，痢疾，以及猩紅熱等菌無不俱備。諸疾並作，醫無可醫，察其病源，則斷定係自口而入。

病中，李自思致病之由，終不可得。死之前一日，始大悟。蓋食肉餅半張，遂致禍也。先是，李與一蘇某交惡，每暗鬥，各持不下，敵方有特務要員岡本者，慨然出任魯仲連，使雙方言歸於好，約李熊會晤

，經岡本居間斡旋，前嫌乃釋，會岡本約邀雙方聚餐，地點既經決定，均難如意，岡本乃邀至彼處進餐，彼處在百老匯大廈，亦即敵之特務機關也。進餐時，以肉餅一盆爲進，岡本以之分於客前，曰：此內子所製也，內子擅烹調，請試嚐之，本人即先食，一再勸客，李不能却，乃食其半，不料若干病菌即在其中，翌日返蘇，病乃暴作，李逝前並告左右：我這病實乃中毒，不能治了，這已經是第三次中毒了！言竟遂卒。其下場如此，亦理所必然也。

林柏生月下走白門

林逆柏生自稱是條「硬漢」，其實他在倉皇出走，演出了那幕喜劇性的逃亡的時候，他的硬線條作風，早不知那裏去了？文化漢奸，原假天下若干美名以點綴掩飾其罪惡？其結果又自如何？

汪逆的糊塗之中，林逆是最走紅的一個。當汪逆在日逝世，消息傳到南京以後，他曾如喪考妣似的那麼跳腳慟哭一場，因此打動老太婆——陳璧君——的憐心，向陳逆說項，而有他日後作偽安徽省長的一席。

到任不久，就因了屬下的營私舞弊，遭到當地人民的反對，更因了他的貪污有據，造成了無吏不貪！剝削民膏，至於極點。

當日皇宣佈投降的廣播傳出來的那天，林逆正在蚌埠，他知事不祥，靠山已倒，倉皇之間，携了幾千萬元的「關金」，乘着那天朦朧的月夜，暗自溜到白門——南京。以觀動靜，打聽消息，也好準備。

身為大員，匆匆逃走，僞府事宜，一概交「秘書長」代理，秘書長自知無法，祇好每天躲在家裡，一直到國軍進入蚌埠以後，頭一名落網的好逆，就是僞秘書長——范諤。

這一回，有分教：

「林柏生月下走白門！」

營漢奸的末路，原即如此。

周·丁吃醋爭風記

上海的一個大菜館裡。

燈紅酒綠，滿席嘉賓，大家喝得酒酣耳熱，好不高興。

「市長，言老板對您可真有面子！」

「那當然……」

「市長，花過不少錢呢！」

「哈哈……」一個得意的笑聲。

「喂，幾點了？」

「怎麼還不來？」

「打電話！叫××酒樓」

「去催請言老板！說周市長請！」

× × ×

「叮，叮……」

喂，××酒家，周市長催請言老板。

一個女人在答覆聲。

——不行，不許走，走了沒面子！

丁部長！那邊也得去呀！……

不成則不成，別攔住不肯放。

怎麼還不來？有點掛「盤兒火」了。

「市長叫她竟自不來！」

「叫電話，喊她說話！」

「慫是市長，他們不肯放我走哩！」

「告訴你，你斟酌辦，你問問你以後還想在南京唱戲不？」

「慫別動氣，我馬上就來好了。」

半點鐘以後，言老板坐在这家大菜館裡，媚眼惺鬆地在勸着酒。滿室生春，男女笑成一片。

他媽的，同老子爭風，那哪兒成？

哈，哈，哈！

「我今天同市長去！……呵，呵呵！」

尾聲。（汽車響）

這一幕偽府中的周，了吃醋爭風記。

「瞎人瞎話」王克敏

有人拿「華北」的漢奸三大王，比做科名裏的狀元，榜眼，探花；狀元是王克敏，榜眼是王揖唐，探花是王蔭泰，這個比喻，比得再恰當無比。

單表其中的「王三公子」，一派利祿薰心，原有一本算不清的糊塗賬。據說他從前在就任「偽臨時政府」執政的以前，廣該北京飯店的「店飯錢」就有廿多萬，到他正式就任「偽委員長」的時候，這筆賬才算還清。

王克敏，外號王瞎子，他頗自知其瞎，所以有時瞎得糊塗。他這個王三公子，却不似玉堂春裏邊的王金龍那般揮金似土，一住院就花了三萬六千，他的惱惱成性，有時恠得讓人難以爲情。

偽政會中，有科長以上階級辦公人員的三輪車十多輛，日子久了，自然需要換一換車帶。幾個偽科長上簽呈給當時的偽長官王蔭泰，王批下照准；憑着偽政會的勢力，每付只不過才花了六千元聯鈔（按照當時的市價即須一萬數千元）買進，這個簽呈，却被送簽呈的人給夾到呈「公事」的「公事」裏了，王克敏看見，即表不悅，以當時物之所值，（王與市況隔離）似嫌太昂，於是批曰：「一付車帶，能值幾許？孟羣（按：王逆蔭泰字）此呈，不實不盡！」批後王惶恐不已，欲加申述，則王已痛斥「不實不盡」之語，不敢分辯，無何，唯唯退下，事後王乃逢人即云：「孟羣許多地方，實乃不實不盡！」其老邁昏憤有如是者。

又某偽吏夙與王不和，然以徒仗日人勢力，王亦無可如何，某背後亦大罵王瞎子，某日，某適上一簽呈，呈至王處，王乃批曰：

「你說我瞎，我瞎瞎，瞎人瞎話辦瞎事，不准，不准！」以王身歷「偽長」，剛愎如是，偽組織之爲

偽組織，沐猴而冠，其是謂歟。

又王體力不支，素打補針，針曰「蓋世維雄」，「華北」之流行注射此針，即自王始。西藥業者，乃以維他命B、C，加以德國製「荷爾萌」改造，遂成「蓋世維雄」，以之應世，獲利巨萬，然則王於此道則一針萬金，不加吝惜。

又王以籌日本華北軍費爲名，與日寇喜多誠一，包運烟土，事露，被華中日海軍扣留，乃有喜多撤職處分！而王卒向東京獻金數千萬了事！當時北平積壓黑貨過多，一跌萬丈！某日東車站之行李房中，發現貼有「大日本憲兵隊司令部」封條運往上海之「軍用」大鐵箱十二個，啓視，則纍纍皆鴉片成件貨色，事主匿而不出，貨亦不復再有下落，凡此種種皆王逆之流所爲，所謂巨奸大惡，其罪端固難道其萬一也。

王逆揖唐醜行記

「那不成了一獨裁嗎？」

「行·行·我可以幹幹！」

世之奴顏卑膝，恬不知恥者，有之，然未見一付醜顏如王大體子之媚日手段者。其對日人一派諛媚，肉麻之至。當日寇敵喜多誠一在平時，主與亞院，某夕，懷仁堂開會，王以「偽長」身份，對喜多竟不敢稱坐，兩膝懸之，一似戰戰兢兢然。惟有諸諸稱是，曲善逢迎而已，喜則譏誚怒罵，王不稍動，又日寇與亞院有政務局之組織，則以日寇專田大佐總其事，王動輒曰：專田先生的意思怎樣就怎樣？一派老奸巨滑，無恥已極。

某時，王之官運達最高峯，當時以「偽委員長」身兼偽內署督辦，此外尚有四五職，時偽教署督辦出缺，某日，日寇之「興亞院長官」鹽澤向王談及此事，王竟恬不以爲恥，效毛遂自薦，說：我可以自兼！鹽澤佛然而曰：你身兼數職，那不成了一獨裁了嗎？王連現媚色，對曰：行，行，我可以幹幹！鹽澤無語，次日王即發表自兼，以達成其「官」運亨通，醜態百出。及就任，大發其「青年舉子」之論，朽腐腐調，遭人痛譽。

日寇既降，王自知難逃法網，神經失常，乃入中央醫院就醫，時院中所住，皆偽官顯貴，醫師固不少愛國者，某日，有二醫師竊語曰：這般漢奸，得好好給他們治，不能叫他們舒舒服服的死了，要給他們治好以後，看他們身受國法！既以病由爲恫，漢奸既惜其命，乃大花其錢，所謂花錢我罪受是也。

頤和園裏的秘密——王蔭泰之醜惡史

大公報的記者，在兩個星期前去訪問過王逆蔭泰，問他有何感想，他回說：我以待罪之身，夫復何言？言下頗有悔不當初之意。

王逆又解說，他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了抱着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」之旨，其實，惡他百般分辯，漢奸史上，總有他一行大罪。

王逆自稱是「書家」，所謂讀書種子，所以有時好逞弄些「小才學」，出個題目，引個經典，但歷觀其得意之作的「告青年書」究竟有什麼骨子呢？亦不過泛泛之言罷了，自己還靦顏以「言論集」行之於世，真乃恬不知羞！

王逆初長偽實部，受命之始，急星夜電召其心腹李某入京，時李正隨程硯秋在津，一夜之間，乃草成組織章則，翌晨携平，王逆部門，即以完成，一時頗引為談料。

王夫人為德藉，既就「偽長」職後，以外籍夫人，雖愛情彌篤，然終有情趣不同之感，部屬乃獻美人計，為別營外室，金屋則在西郊之頤和園內，蓋以其地風景幽雅，且避世人目也。每逢星期六，則萬壽山前，警衛森嚴，蓋偽委員長來外家也。至星期日下午始進城，是以西直道上，每星期六傍午，必見一流線汽車，中坐女友三五，皆朱顏粉面，姣好顏色，中坐一頭髻略白之男子，即王是也。王逆自稱老人，實尚不及六十，然終日盤桓於粉白黛綠叢中，紅顏白髮，自以為樂，其醜態適不自知也。

錦囊計——唐仰杜與一張古畫

「唐老頭子」是山東的偽省長。

他以前在山東辦過實業，開過銀行，後來便做了偽省長。半百之年，伯道無兒，只有一女，待字深閨，老頭子以無兒爲憾，祇以玩弄字畫消遣。喜的是真草隸篆，愛的是水墨丹青。

這天，濟寧一位偽縣太，打算別有所謀，去謁見省長。見面時，帶了一張古畫——趙子昂畫馬。

「省長，請您鑑賞這張古畫！」

「好。」不錯，他在品題。

「這張趙子昂畫馬，省長看好，就留下吧。」

「不。」公然收授，自是自干禁例，唐老頭子搖搖頭。縣太只好退出。

過了兩天，這位縣太打聽得省長好上一家「掛貨舖」。他馬上去找那位掌櫃，心生一計，附耳上來，如此如此。這天，省長出現在掛貨舖。

「有一張好畫，朋友寄放，您看看？」

「不錯，趙子昂畫馬？」

「多少錢？」

「價一萬，省長給六千好了！」

「不貴，給四千吧！」

「得。省長要，就拿去。這朋友原也不在乎錢的。」

老頭子笑了。

過了兩天，這位縣太又去覲見了一次省長！

「你那件事你回去吧，我給你劃下來好了！那張畫我已經買來！」說完點點頭這位縣太滿意的告退。
趙子昂的馬，掛在唐老頭子的府邸。縣太却一旁對老百姓逞着威風。
好一條錦囊妙計。

袁規夜審白玉霜

華北日報載：喪心病狂，爲虎作倀爲日僞作特務工作之主腦份子袁規，終被捕獲，此喪盡天良之僞特務份子，自和平後，即攜帶數千萬元巨款，及若干槍隻，擬投某處，卒被押解來平……。

袁規的是「僞特」的主腦份子，八年以來，赫赫威名，不但爲虎作倀，其人更手黑心黑，愛國同胞，遭彼毒手酷刑者，不知凡幾？

袁規該殺，其得意的傑作，如威逼酷刑拿同胞來殘害，施其惡魔手段之外，還有過不少幕他認爲得意的把戲，——夜審白玉霜就是其中的一幕好戲。

幾年以前，北平發生過一個「僞新民報」編輯局長吳菊痴被擊斃的案子，吳菊痴死，却牽連了白玉霜。原來唱蹦蹦戲——評戲——的女伶白玉霜，再度到平之後，爲了要同新聞界聯聯歡，這天在前外同和軒宴客。就在宴客當晚席散以後，吳菊痴走到琉璃廠土地祠的地方，被打死了。當時僞警憲份子，認爲白玉霜是其中的一個主角。當時抓將進去。

那時袁規還正在做僞北平警察局特務科股長兼代科長，看他抖擻威風，要對這一個可憐的女藝人使使威風。

夜裡，僞特務科的燈光明亮，他要親自「升堂理事」，左右早在一邊伺候。如臨大敵。

「帶白玉霜——」一個肥胖的中年女人，戰戰兢兢地被兩個如狼似虎的公差，帶進屋內。

她往上一抬頭，上面坐的「官老爺」她認得是從前的「袁股長」。

幾句話問過之後，她說：「沒有什麼說的，還得求股長您多維持！」這句話又像在抹稀泥，又像在

撒嬌。但是又誰知道這位已然發表「科長」的「股長」，却正惱的是「股長」這兩個字——已然當了科長還不理會得？

把臉板得鐵青。

嘿，這幸福是我這股長，要是我們科長還不鬆了你！牙一咬，一聲用刑，吧的一綑鐵鍊丟在地下，可憐，做慣了戲的白玉霜，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下，她那見過這種陣勢？竟自昏死過去。

他冷笑了幾聲，吩咐搭了下去。

三小時以內，他完成了一幕夜審，兩個人抬下去，却沒有「氣息」了。

還是他認爲得意的「夜審白玉霜」那幕。事後，白玉霜驚吓失魂的病了半年，就爲他這一聲「用刑」！如今冤怨相報，不知道位惡魔，他閉上眼睛，會看見了白玉霜的鬼魂無有？

川島芳子口中的「小弟弟」

川島芳子——金碧輝，這個國際聞名的女間諜，以特殊姿態活躍于中國者，達二十年。卒在國土光復的今日，在平受掬落網，入獄後，其狂態復如故，並每日注射自携之海洛英不已。

川島芳子，自稱爲日本天皇之義女，實則信口雌黃，大大隱事。又自稱與日倭之多田駿——當時爲北支指揮官——爲「把子」，渠夾袋中嘗置多田之「密令」一紙，真偽難辨，然甘心趨炎附逆者，震於金名，則每向逢迎，更加助金之爲非作歹。其實以金之罪行，萬惡滔天，又何止「罪不容誅」而已。

金善着男裝，出入朋黨相隨，輒尊之爲金司令，自命爲巾幗英雄，故着男裝。即入娛樂場所，亦必出入男廁，一團怪粉，半老徐娘，招搖過市，見者莫不斥之以鼻，金猶以爲樂，不之顧也。

金嗜與梨園中人遊。受其青睞者，有三人，一爲金少山，一爲李萬春，一爲張君秋。蓋金之忽天忽地，與金不無相似，李則英俊少年，張且姣若處子，金嘗戲呼李萬春爲「小弟弟」。某夕，金會贈之以「皮包」一隻，期有所願，未能達到目的，金乃惱羞成怒，翌日竟誣盜其皮包，迫令追回，並賠償至十數萬。又愛張君秋，嘗邀張至其寓，張則懼之如虎，亟婉謝之。惟與金少山相得，會親告金少山：「我送你一所房子！」金亦信以爲實，遂囑左右，東找西問，及房找妥，金乃避而不作一語，使左右言之於金少山，謂：「司令這兩天有點不痛快，至是始知被騙。又嘗自稱壽，自派戲碼，包全樓以宴親友，樓下則公開售票，收入胥歸腰包，日人亦痛恨之。後亦爲逃出北平，之大連，未幾，又疏通回平，卒被所掬，此煊赫一時之女間諜，其收場不問可知矣。」

張君秋入獄內幕

平市淪陷以後，僞特份子，挾其勢力，爲虎作倀，國人飽受塗炭，然皆噤若寒蟬，敢怒而不敢言，雖以做戲鬻藝之身，亦莫不飽受壓迫，張君秋以一伶人之身，猶未倖免焉。

一日，銀行界之顧某，宴客於寓，第以無聲色不歡，遂召張君秋往，事適某僞特之忌，遂認主，私設畏短波收音機，並作「發報」工作，促「日憲」往拘焉。至時，乃前後包圍，入宅搜索，客人十三名無一倖免，惟一人入廁，久而爲肚，助聲未外出，遂漏網，餘則悉被駕上汽車，押往沙灘「本部」。

時天色昏茫，一日憲，持刺刀，逼君秋脫去外衣，乃換日憲爲犯人特製之棉衣褲，視之，漬漬者斑斑皆血蹟也，既更衣，卽縛帶之什，亦概須解去，乃威逼入籠，籠者，以木製爲欄，如籠房也，籠內稻草橫鋪，穢氣四溢，君秋既進入，乍見隔壁木欄中，一中年胖子正舉目四望，視之，則小說家還珠樓主是也，還珠督君秋至，以目示意，勿使人知爲相識，蓋恐有不利也，既入夜，則乃詢君秋何以亦入獄，君秋茫然不知所答。

夜深，冷風瑟瑟中，有人哭喊，狼嚎鬼叫，慘不忍聞，少頃，隔壁一女犯，伸其蓬垢之首向君秋云：你修修好，把我給搗死吧！免得受罪，君秋益覺悚然。

翌晨，適爲僞國府還都紀念，廣播電台舉辦「合作戲」慶祝，戲目爲譚富英，金少山，張君秋之二瑪宮，珠聯璧合，缺一不可，電台日人，出具保結，保君秋出獄唱戲，戲完之後，則仍須回所謂「日本憲兵隊」焉。君秋一夜未寐，朝來查見身上有紅點斑斑，蓋蟲咬也。含悲忍淚，猶須敷花簪粉，裝腔作調，戲散後，復由日憲二名，押解回隊，親友慰問，亦不敢向前，舉目相送，視君秋則已珠淚婆娑矣。越二日，以君秋事涉嫌疑，遂告無罪，然則已飽受五日牢獄之災矣。

中國鴉片公司

包賣毒貨的華中「宏濟善堂」

以零整批發毒貨爲營生的「鴉片公司」而自稱爲什麼「宏濟善堂」，這事寧非一大滑稽？

三十年的四月，從北平有一架飛往上海的飛機，在「大場」機場着陸以後，上面跳下一個女人來，跟着她搭得那一臉怪粉，怪可憐見地，但是她手上那隻藍寶石，却時時發光，一閃一閃照耀得光可照人，機場上不問是旅客，是迎接旅客的人，看她那隻「價值連城」的藍寶石，知道是世間稀罕之物也都爲之咋舌，驚歎不已。這個中年男子，乾癟着一張下巴，望去一冷一色，不過精神却十分飽滿，他們從飛機上拿下來六七個大皮箱，然後由兩個類似保鏢式的男子拿開，向駐守的「日憲」很熟悉的打了個招呼，然後這一雙男女，便在呼擁中步出了機場。這個女的，是盛三爺的太太，那個男人呢，就是鼎鼎大名中國鴉片公司的老板，華中宏濟善堂的東家，盛老三，江湖人稱盛三爺的便是他了。

原來日寇兵力所至，自有他的一筆打算。日本軍人之中，他們貪贓賣法的程度，恐怕比過去中國官場的貪污還要厲害。自然毒化中國，也是他們手段之一。

民二十六年，上海淪陷以後，日僞勢力，濶佈滬西，一切均以滬西爲中心，百弊叢生，滬西曹家渡一帶，日僞更廣設土行，主其事者，即赫赫威名之盛老三也。盛以販賣鴉片之總揆，而設立「華中宏濟善堂」，以「善堂」而冠以「華中」字樣，其組織龐大，不問可知。其毒化手段，更屬手眼通天，其一面大做其

「零整批發」，一面更於各埠，設立所謂「戒烟局」，「緝私隊」，分別疏通偽府，各委偽局偽隊，單成系統，於是其包辦鴉片之計劃，乃得以完成，偽政者流，只要有錢就好辦事，彼等則包運，包賣，包緝，包戒，其毒化手段，直截斷長江沿岸之「土業」，無怪「盛三爺」之赫赫威名，蓋其「富可以敵國」，雖偽政權，如汪如周之綜攬財政者亦均與盛委婉通格，冀其多金善賈，長袖善舞也。

迨三十三年春季，陳璧君以臥榻之旁，豈久容他人鼾睡，於是將包辦鴉片之權收回，而以所謂「衛生總署」為中心，設立禁烟總局，令烟民領照，實行官配烟土，時土之黑市，市價超於官土者數倍，於是狡黠者流，無不亦往領照，再輾轉求售，冀獲利也。卒以黑幕重重，釀成訟案，自史以來，從未聞以毒品而涉訟者，偽府行政，醜態迭出。

盛既失勢，心乃不甘，時日人自熱河，蒙疆一帶大量運土，以盛輕車熟路，乃均與盛合作，盛則既怒權利被剝，乃思計抵制，時官土每兩售價兩萬，盛則一萬掛零，傾銷其貨，一時充斥市面，烟民爭先恐後，紛紛購存，此舉反使偽政之流，窘不堪言，其包賣手段，尤其「政治手腕」，加以財、勢俱全，無怪盛者三之財運亨通也。近搜捕漢奸，此毒貨大王，終亦落網，其居室則改為「漢奸看守所」矣。

又盛在獄中，鑿鑿景象，曰非復往日豪闊，盛以傾國之富，供養甚奢，每日治精肴魚翅一味，席間羅陳山肴海味，一人據案大嚼，惟飯後殘肴，輒不許動，越宿，聞有異味始棄去，但不許妾婦餉之，以其人豪闊則豪闊矣，但賦性則鄙吝，待下人甚苛也。

人國中的白滑

者讀書本是都

態醜奸漢

源源一本一筆
漢奸罪惡史

巨奸 醜史 罪行 暴露

漢奸內幕

內容絕
對詳實

文字犀
利痛快

全華 北各 大埠 書報 社均 代

漢奸內幕

第二輯

漢奸秘史

叛逆罪行

大胆揭發

痛快淋漓

內容：

比第一輯
還要豐富
精彩！

文筆：

比第一輯
還要犀利
活潑！

二十二年三月廿一日出版

